

中国书法博导丛书

中国
书法

清代隶书要论

王冬龄 著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博
导
丛
书

中 国 书 法 博 导 丛 书

清代隶书要论

王冬龄 著



上海书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隶书要论 / 王冬龄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
2003. 12

(中国书法博导丛书)

ISBN 7-80672-683-7

I. 清... II. 王... III. 隶书—书法—美术史—中
国—清代 IV. J292.113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08500号

责任编辑	胡传海
审 读	沈培方
封面设计	范乐春
技术编辑	朱伟南

中国书法博导丛书

清代隶书要论

王冬龄著

◎ **上海书画出版社** 出版发行

地址: 上海市延安西路593号

邮编: 200050

网址: www.duoyunxuan.com

E-mail: shcpsh@online.sh.cn

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 × 1194 1/24

印张: 6 印数: 1-3,000 字数: 80千字

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672-683-7/J · 607

定价: 20元



王冬龄，别署冬令、梧斋、大散草堂，1945年12月生，江苏如东人。196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，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篆刻研究生班，获硕士学位，并留校任教。1989年初至1992年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邀请赴美国讲授中国书法四年，为该校及加州大学(圣特鲁斯)客座教授。1992年底由国家教委招聘回国，至中国书法家协会研究部工作。1994年仍回中国美术学院执教。1997年在日本岐阜女子大学讲学一年。1998年赴德国石荷州美术学院讲学。1998年、2002年分别出席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“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”、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“中国现代书法艺术展”。

著有《书法艺术》、《中国美术通史·书法篆刻史》、《艺术教育大系——书法篆刻》(文化部九五教材)、《林散之》、《陆维钊》、《书法范本经典》、《中国书法名作大典》、《画人学书概述》、《王冬龄书画集》等。

现为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，评审委员会委员，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，浙江省书法教育研究会理事长，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。

目 录

1	一	引言
3	二	清代隶书发展概况
33	三	清代隶书九家
53	四	清代隶书的发展原因
63	五	清代隶书发展的意义与影响
67	六	小结
71		附录
71		清代隶书理论提要辑录
81		清代隶书大事年表
133		主要参考文献
137		后记

一 引言

清代隶书的成就十分辉煌，它对清代及现代书法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

隶书^{〔1〕}，孕育于战国，产生于秦，发展于汉，在东汉饰以波挑(又称“八分”)，精研布白，本身的特点日趋完美而确立典型。因此谈起隶书，莫不以汉隶为宗。魏晋南北朝是隶、楷嬗变交递阶段，楷书逐步取代了隶书的正体字地位。所以这时期隶书拘谨而乏汉隶拙朴、纵逸、奇瑰的气象。后来各时期书体发展颇有侧重：唐代尚楷，宋代尚行，明代尚草，如一股股潮流，体现了不同时代的风尚。而隶书，几乎为人遗忘，尽管盛唐时由于帝王的偏好兴盛了一阵子，但唐隶体格过于丰肥甜熟，品味难登大雅，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。唐以后，精擅隶书者更是寥寥无几，即如赵孟頫、文徵明这样的大家，其隶书也只是取法唐人，成就平平，无法与他们其他书体水准相比。直到明末清初，隶书才重新被重视。由于郭宗昌、郑簠、朱彝尊等人大力倡导，随着朴学的兴起，秦汉吉金乐石的

不断发现，清季三百年涌现出一大批隶书名家。他们根柢汉隶，创造出有个性、有风格、有意境的隶书，开拓出新的风貌。在清代书坛上，可谓奇峰突起，巍峨屹立。

研究清代书法艺术成就，当然离不开对清代碑学的研究。碑学的产生，打破了帖学的垄断，给清代书艺带来无限生机。对于清代书法评价，正如清杨守敬所云：“国朝行草，不及明代，而篆、分则超轶前代，直接汉人。”^{〔2〕}清代的隶书、篆书、魏碑体书确有自己的面目。隶书上承篆籀，下启北魏，故碑学书家，绝大多数擅长隶书。可以说，清初隶书兴盛实为碑学之先导。隶书贯穿于整个清代碑学发展之中，为碑学之关键。为此，拟就清代隶书作一深入探讨。

二 清代隶书发展概况

清代隶书有两大特点：一是人材济济；二是风格多样。

根据有关文献粗略统计，清代擅长隶书的名家有五百余人，笔者所见存其墨迹者（包括印刷复制品），亦不下三四百人，从皇亲国戚至布衣庶民，从名公巨卿至方外闺秀，从通儒学者至画家印人，论其身份可谓无所不有。

这些书家集古今书体之大成，极尽变化之能事：或取篆籀笔势；或运以行草笔意；或参以缪篆、魏碑、唐楷之法；更有熔真草隶篆于一炉者，非隶非分，亦隶亦分，以清人之意趣，合汉隶之神理，继承汉隶，改造汉隶，神奇变幻，不可方物。郑海藏云：“自隋以前，碑石书迹，无不相通，唐以降则一变矣，因隶意浸失故也。”^{〔3〕}可见，清代隶书是汉隶的复兴。不同的是，清人远宗汉隶，却没有一味摹拟，故能内质古而风貌新，体现了浓郁的时代气息，具有独立的意义，是继汉隶之后的又一高峰。

清代隶书的成就虽高，但全面阐述清代隶书的著作，还

不多见。清桂馥撰有《国朝隶品》，将其所见的清朝隶书三十一家逐一作了品评（未见作品的还有十一家未评）；包世臣的《艺舟双楫·国朝书品》，以分隶入品的有十一人；1930年沙孟海先生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一文，以书体分类，隶书列了六家。以上著者都是择其最富有代表性的书家加以评述。杨守敬、康有为诸家论书著作虽涉及清隶，但非常零星简略。因此笔者拟从时间顺序上，对在隶书上卓有成就的书家进行评述，同时，也力求勾勒出清代隶书发展的历史轮廓。

清代有近三百年历史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。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（顺治、康熙）为早期；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（雍正、乾隆、嘉庆）为中期；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（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）为晚期，与朴学发展分段相当。但各时期各地域习尚的变化非常复杂，还要考虑书家的影响及师承关系等等因素，因此，这样划分只是取其大略。

（一）清代早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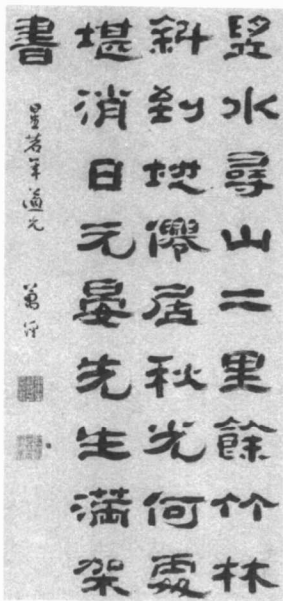
清朝初年，满族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，一方面尽量保存汉人的传统文化，另一方面也加以禁锢与限制，迫使文人不再去搞吟咏性情的诗文创作，而走上考证经史和金石的道路。在艺术上，就书法而言，虽然少数明代遗老仍善作草，但晚明那种“狂放不羁”的狂草之风，



隶书三潭诗卷(局部) 王 铎

这时不得不收敛，代之而起的就是帖学的盛行。康熙激赏董其昌，乾隆偏爱赵孟頫，正因董赵字纤柔倚侧，不尚刚直，暗合其统治心理。清代的科举“尤以字体为重”，知识分子想要进入仕途，除攻八股文外，另外要练书法，须由帖学入手，达到整齐划一的馆阁体要求，否则难为金堂玉马之客。清初帖学风靡之日，正是碑学萌生发展之时。这时的碑学主要体现在隶书的发展上。当时许多人搜集汉碑不遗余力，除了以资考经证史，还作为习隶的范本。像顾炎武这样的学者亦收藏汉碑甚夥，这给隶书艺术发展制造了条件。而郭宗昌、万经、顾藹吉在理论上的提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郭宗昌(?—1652)，字允伯，陕西华州人。郭氏工隶书，名重一时，并著书立说力倡隶书。王弘撰《砥斋题跋·郭澂君藏欧阳率更醴泉铭跋》中说郭氏：“至所自书分法直追汉人，不知有汉，无论唐宋，王孟津尝称为三百年第一手。”在《书郭允伯藏华岳碑后跋》中，王氏甚至说：“先生于书法各臻其



隶书诗轴 万 经

妙，其昌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。”其隶书不多见，风格与傅山相似，属奇诡怪异一路。而所著《金石史》论述汉碑极为精审。前人欧阳修、赵明诚、洪适著述汉碑偏重于考证，郭宗昌却能从艺术风格与特点上有所阐明，不蹈故辙，很有创见。

万经（1659—1741），字授一，号九沙，浙江鄞县人。其隶书学郑簠，变郑书之跳掷飞动为宽绰朴散。著有《分隶偶存》，其书虽属编著，但可谓是牵涉面很广的一部隶

书专著，其中论历代分隶的部分，颇多新见。正如陆燿其书序云：“以嘉惠后学，无异中郎、太傅之用心。”

顾藹吉，康熙时人，字畹先，号南园，吴县人，精于缪篆及八分书。所著《隶辨》，严密精核，在当时无疑为一部影响甚广的隶书工具书。

他们三位的隶书成就并不高，但在汉隶理论上的建树，却给清代早期隶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清初隶书名家有王铎、王时敏、王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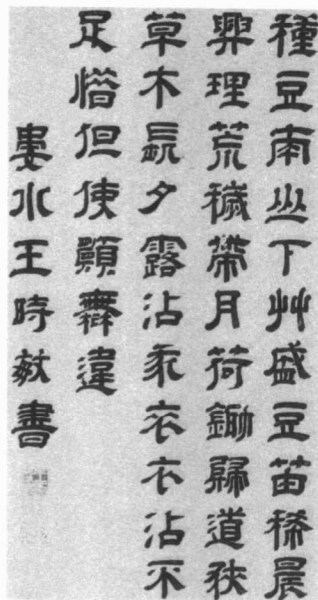
王铎（1592—1652），字觉斯，号嵩樵，河南孟津人。他

以行草著称，因是贰臣，故其书难免要受到后人几分鄙薄，其实他的草书雄浑恣肆，抗衡明贤。王铎隶书传世很少，《拟山园帖》卷四刻隶书诗卷为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书于丰沛舟中；辽宁博物馆藏王铎隶书《三潭诗》墨迹长卷为海内仅见，书于同年。其书不求工拙，意在《鲁峻》、《衡方》之间。卷后自书：“予素未书隶，寓苏门始学汉体，恨年异壮，学之晚，虽然羲之高适五十可也。”可推知其学隶在四十至五

十岁之间；王铎晚年书《八关斋会记》介于隶、楷之间，笔法犀利挺拔，可见其草书“纵而能敛”，实亦赖于隶书功力。

王时敏（1592—1680），字逊之，号烟客，江苏太仓人。他是当时画坛的领袖，其隶书名气也很大。《桐荫论画》云：“隶书追秦汉，榜书八分为近代第一，名山梵刹非先生书不足为重也。”其实他的隶书与画风相似，工整清秀，继《汉石经》、《受禅表》法嗣，用笔不够潇洒，缺乏兴会。所以尽管对他的画竞相仿效者甚众，娄东、虞山派的画家作隶的却极少。

王澐（1668—1743），字若霖，号虚舟，江苏金坛人，有



隶书陶潜诗轴 王时敏

爽氣翰來萬里清憑高重望九愁輕不知鳳沼
霖霖齊旦賦堯天國轉明四野山河通遠色子
書家砥柱秋聲遙想青雲丞相府何咄開閭引
生

太原傅山書之虹巢

隶书七律四屏条之一 傅山

《论书剩语》、《竹云题跋》、《虚舟题跋》等行世。他兼工四体，康熙时为五经篆文馆总裁官，其隶书酷似文徵明，虽工稳，尚缺感人之处。

以上三家颇负时名，但受明人隶书的影响较深，存在过于求“稳”的毛病，没有自己的发挥，故对后来隶书发展影响甚微，属于守旧一路。

真正开创清代隶书风气之先河的功臣，要算傅山、郑簠、朱彝尊。

傅山（1607—1684），字青主，别字公它，山西阳曲人。他行草颇师王铎，入清后不出仕，因其人品高，其书也更为世所重。顾炎武称他“萧然物外，自得天机”〔4〕。尝云：“学书之法，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直率毋

安排。”〔5〕这话实在与时尚大唱反调，抨击帖学之弊，倒是道出碑学可贵之处。他的隶书早年习唐隶，后改宗汉法，沉郁跌宕，自谓：“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。”与其草篆有几分仿佛。正如朱彝尊云：“太原傅山太奇崛，鱼顽鹰峙势不羁。”〔6〕虽然稍觉率意不够成熟，但却开了清隶创新之先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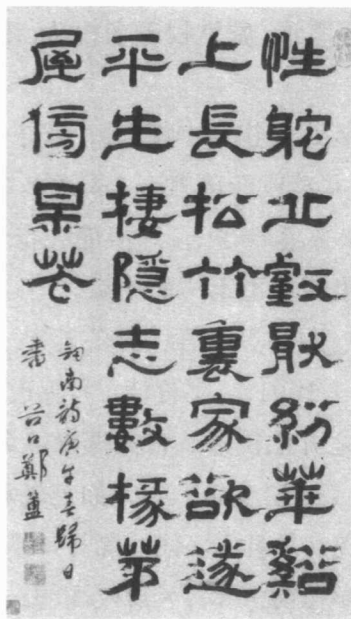
郑簠（1622—1693），字汝器，号谷口，江苏上元人，其

隶参以行草笔法，绮丽飘逸，为开清隶变革风气之第一人。初学明末宋珏（1576—1623），后改学汉碑，《书林纪事》载其“家藏古碑，积有四橱，摹似殆遍”。《艺舟双楫》列其分书行书为逸品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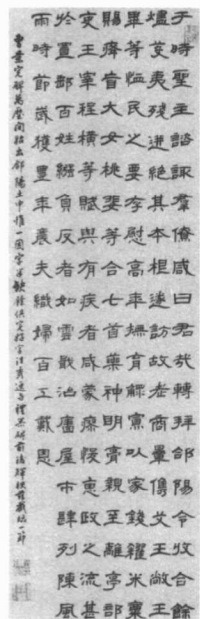
朱彝尊（1629—1709），字锡鬯，号竹垞，浙江秀水人。据《履园丛话》云：“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，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，而汉隶之学复兴。”《桐荫论画》谓其隶“笔意秀劲，韵致超逸”。《艺舟双楫》列其分与行为逸品下。朱彝尊是位博通经史、蕴

蓄闳深的学者、词人，他将汉隶划分为三种类型，即方整、流丽、奇古。^{〔7〕}而他自己主要取法于属“流丽”一类的《曹全碑》。楷法宗欧阳询，所以他的隶书严谨而

隶书剑南诗轴 郑 簠



隶书谢灵运石室山诗 朱彝尊



秀逸。朱彝尊与傅山、郑簠都有交往，切磋汉隶，对郑簠尤为推崇备至，称他隶书“古今第一”〔8〕。《赠郑簠》七古一首，开头一段，可称为清初隶书诗史：“金陵郑簠隐作医，八分入妙堪吾师，裼来卖药长安市，诸公衮衮多莫知，伊余闻名二十载，今始邂逅嗟何迟。自从鸿都石经后，工者疏密无定姿。任城学宫阙里庙，罗列不少汉人碑。簠也幽寻遍摹拓，羲皇星宿摭无遗。郃阳酸枣法尤备，心之所摹手辄追。黄初以来尚行草，此道不绝真如丝。开元君臣虽具体，边幅渐整趋肥痴，寥寥知解八百祀，尽失古法成今斯。迹来孟津数王铎，流传恨少无人披。太原傅山最奇崛，鱼须鹰跂势不羁。临清周之恒，委曲也得宜。勾吴顾苓粤谭汉，暨歙程邃名相持，未若簠也下笔兼经奇……”〔9〕

郑簠隶书主要也是出自《曹全》，兼得《刘熊》、《史晨》、《郭有道》气息，并参以行草笔法，秀逸多姿。他的隶书比傅山精能，又不似朱彝尊专守一碑，故能独步于清初，加之朱彝尊的揄扬，给清隶树起了第一面旗帜。

此外，程邃、顾苓、林佶、周亮工等，也是一时名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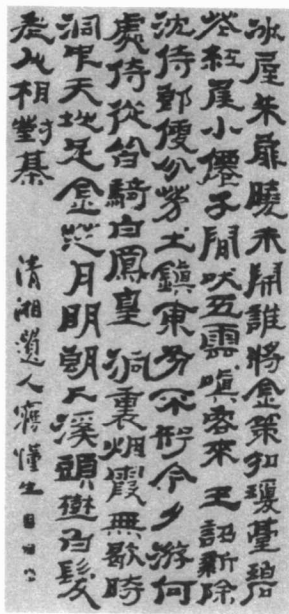
程邃（1605—1691），字穆倩，号垢道人，安徽歙县人。其为篆刻中皖派之开山祖师，曾为郑簠治名印；隶书笔意凝重，有金石趣味，《国朝隶品》云：“如姜老愈辣，本性不变。”

顾苓，字子美，吴县人。他与郑谷口是近邻，考证汉碑，过从甚密，隶书学《夏承碑》。《清仪阁题跋》云：“子美善隶

书八分，斩钉截铁，极有方法。”但显得姿媚有余，稍乏落落大度。

林佶(1660—?)，字吉人，号鹿原，侯官人。其隶书能得《曹全》之意，但尚缺自己的情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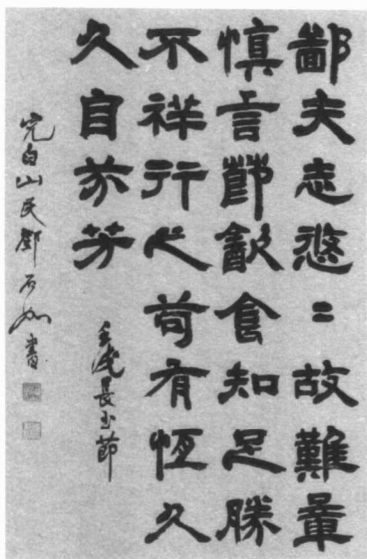
周亮工(1612—1672)，字元亮，号栎园，河南祥符人。工古文词，收藏甚富，所著《印人传》为篆刻史揭开新的一页。《赖古堂集》卷廿二中自跋隶书云：“己亥重九后一日，写此卖钱沽酒，缀以二绝。一，谁能隔宿对黄花，度尽重阳更忆家。欲换青钱沽雪酒，八分小字



隶书诗轴 石 清

写寒鸦。二，难教去尽外来姿，老腕羞惭力不随。方叠出夸官样好，阿谁解爱邵阳碑。”从诗中悉知其书亦师《曹全碑》。周氏虽不以书享名，却能用隶书换酒，“作三日软饱”以自豪。而原来只知道以帖学为归宿的人，也不得不重新认识碑学。如康熙间负盛名的姜宸英(1628—1699)、汪士铎(1658—1723)，晚年均尚慕汉隶，有见道恨迟之憾。^[10]汪氏论书有云：“不学古隶，不知波折往复之理。”^[11]这些都反映出此时书家操翰作隶的风气已愈演愈烈。

杨宾《铁函斋书跋》云：“近时学隶者，皆有风气，如顾



隶书崔子玉座右铭之二（局部） 邓石如

云美学《夏承碑》，则《夏承》行；郑谷口学《郭有道碑》，则《郭碑》行；今朱编修竹垞学《曹景完》，而《曹碑》又行矣。”其实并不尽然，郑谷口虽摹刻过《郭有道碑》，但似未见此碑原拓。他主要得力仍是《曹全》，郭宗昌认为此碑是汉隶中之《兰亭序》。万经《分隶偶存》评《曹全碑》：“书法秀美飞动，不束缚，不驰骤，洵神品也。且出

土不久，用笔起止锋芒，纤毫毕露，虚心谛视，渐渍久之，一切痴肥方板之病，自可尽去矣。”清初作隶书家除傅山外师法此碑甚多，得益也最大。清代隶书从明人僵化隶书中解脱出来，《曹全碑》在客观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另外，还有石涛与高其佩，他们书名为画名所掩，但他们后来对画家作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这是值得一提的。石涛（1642—1707），法名原济，号苦瓜和尚，大涤子。《桐荫论画》云：“石涛犹精分隶，王太常云大江之南，无出其右者，可谓推许之至。”高其佩（1660—1734），字未之，号且园，铁岭人。他们的隶书正与自己纵逸的画风一致：高其佩是指